

滑稽总比悲伤好

□叶倾城

她决定去死。
兢兢业业,敌不过老板的利益盘算;炽烈的爱情,像洒向沙漠的一盆水,瞬间蒸发,沙漠仍然颗粒无收;恻隐之心人皆有之?按这标准,有20%的两足动物并不是人类。孤儿寡母,单枪匹马与全世界厮杀……她累了,她想休息。

她不打算开煤气,万一楼上楼下有人抽烟呢?生累亲朋死累街坊者应被千刀万剐。跳楼上吊也不是好选择,她不想让老母稚子看到血肉模糊或者丑恶死状。坊间常用的安眠药早已不致死——却会残余后遗症。她专门加了一位自杀未遂的姐姐的QQ,听人家说到大小便失禁、失语、失忆……寒毛都竖起来。生不如死,比死更可怕。

她找到了靠谱的药物配方,一直查到医学网站上,证明了可信度。她按体重算好药量——一个孕期,她胖了五十斤。她从万能的淘宝买到药。然后,她要安排好所有的事,就可以去死了。

去办房产证。无数次打电话给开发商,客服小姐已经听熟她的声音:“所有材料我们都交了,我们也在催房管局。”据说,房产证下来后,第一个通知电话就是打给她的。她很不好意思:“我太性急。”对方笑:“理解理解,房子是一辈子的事。”她还有一辈子吗?

去派出所给孩子立户。办事员眼皮都不抬:“十八岁以下不能单独立户。”她能告诉人家“孩子在这城市别无亲人,绝无落户的所在”吗?理论上,他有父亲——仅指纯生物意义。她没有朋友亲戚可以托孤,人情都是一捅就破的窗户纸,靠不得的。她只对自己的



母亲、孩子的外祖母万分抱歉。

她站在窗口不知所措,不甘心退开,想哀求又不知道从何说起,就是死命忍住哭声。另一个窗口的一位警察大姐看她一眼:“那位女同志,你到这边来办。”警察大姐什么也不问,可能是司空见惯,关于种种绝望。她却深刻体会到这公事公办里属于人的温情。

给孩子的医保卡里存钱,存到他18岁。一年费用是50元,万一涨价呢?存1万?但……最弹尽粮绝的时刻,她身上只有不到200块钱,下周就要付保姆工资。她确实想多给老小留些可动的现金。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叫到她:“存……5000吧。”千回百转后得出的折中数字。

想给母亲办商业医疗保险。母亲一听就紧张起来:“我医保卡里面还有3000多块钱,我现在很少生病。倒是你……”没有医保的人,是她。

她曾经是温室里的一朵夏日痴,隔着玻璃窗,看到外面的万丈阳光,感受不到那砭骨严寒,忍不住的热血沸腾。她被怎样的“爱情”蒙骗,放弃所有,才知道地球并非恒温,外头果然风刀霜剑。

她笨重地坐到献血车前,医生问:“在经期或者哺乳期吗?”她一怔:“我孩子四个月。”医生收起手中的工具:“分娩及哺乳期未满一年,是不能献血的。”啊,她原本只想为直系亲属获得优先用血权,他们是她唯一的亲人了。

她不欠人家钱,欠她钱的人有的是。她平生没追过债,现在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。有些是空号,有些说:“没有吧,你记错了。”她气结,半天憋出一句:“你这样不怕报应吗?”人家答:“你疯了吧,这样我没必要和你说话。”她自己也苦笑:天下哪里有报应这回事。还有人说:“我在外地/我银行卡坏了/我U盾丢了……我现

在转不了。”这一“现在”,地久天长。有一位最有想象力的,居然给她打了两千块钱话费,她听见手机不停响,源源不断地显示充值成功,几乎眼前一黑:这话费,她到死也用不完。

……
三年后,她把药扔掉了,因为估计过期了;她瘦身,工作重上正轨;没有嫁人或者成型男友,但也有陪她跳跳舞调调情的小玩伴;母亲身体健康,种菜养蚕养兔子;孩子在学跆拳道,小毛头穿上道服,居然也有模有样。她与世界,算打了个平手。

死是很奢侈的一件事。洒脱地一撒手,把烂摊子留给其他人收拾。这种不管不顾,她承认她做不到。所有她要背负的重担,没人能够接手。那么,就背一辈子吧。做人无非就是敢作敢当。

这是一个很滑稽的故事:一个人太忙,忙得抽不出时间去死。不过,滑稽总比悲伤好。



心机学

为自己洗手 做羹汤

□宗瑜琼

85后的小A姑娘声称,她的偶像是梅子和小小米桶——这两位网络美食达人可不简单,人居然能把家庭主妇当得活色生香,既妥帖地收服了老公的胃,又有时间发帖谈心得秀成果,还兼顾钻研美食撰稿出书,赢得粉丝无数。可见就是做全职主妇也未必前途暗淡,还得看你是否理想有激情。

我觉得她说得不无道理。从时尚杂志、豆瓣网没少瞻仰过那些蕙质兰心的全职太太,她们有些在鉴赏和展览上下工夫,有些专注做慈善和公益事业,有些亲自动手制作艺术品,还有些做网店做到创业板上市……不工作不代表没有想做的事嘛。

有一阵,小A姑娘又追捧起凤凰卫视的《美女私房菜》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美女主持沈星,厨艺竟然了得,吐气如兰间把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美食节目做得格调优雅。小A姑娘的理想其实很平凡,就想当个这样的美厨娘。

正好遇到单位人事调整,她找个借口便辞了还算清闲的工作。每天早晨喜滋滋地与老头老太太为伍,拎着环保购物袋去超市。那些水灵灵、鲜嫩嫩的蔬菜,就好像在排队等候,把它们一样一样收入袋中,甭提多有成就感了。

回到家,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好,然后混迹于美食论坛。那里隐匿着许多高手,从他们那儿,她学会了做各种菜式,每天的饭菜绝不会重样。她还关注餐具、摆盘、雕刻胡萝卜花之类的细节,纯粹为了赏心悦目。

那段时间,她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,在通往美食的道路上孜孜不倦。为了某一道只做一次的菜,不惜四处购置原料。她的厨房也在向专业级别靠拢。她搜集各种各样的干货,茶树菇、香菇、海茸、银耳……各式各样的调料,比如酱油就有凉拌、红烧、炒菜、蒸鱼、卤肉之分。除此之外,工具也是一应俱全,烤箱、电子打蛋器、蒸锅、炒锅、砂锅、心形煎蛋锅……

老公晨起洗漱毕,餐桌上已经摆好健康营养早点;晚上偶尔加个班,她已经把甜品打包送到公司楼下,顺便还多带一些让他的同事分享。她天真得像一个邀功的小孩子:看,我很能干吧——既会享受生活,又对老公体贴备至。

可是,小A渐渐发现老公对自己并不心怀感激或引以为傲。做那些精致复杂的菜品,她满腔热情为的只是他。可是这年头,抓住他的胃也未必抓得住他的心,人家还对你身上的油烟味直皱眉头。

后来,他竟然四处托亲友帮她找工作,一次次催她去应聘。她不以为然,他却义正辞严:你好好的,不能总赋闲在家吧?否则我怎么跟父母解释呢?就是在朋友那里,也颜面无光啊。

小A刚想反驳:什么赋闲?全职太太也是工作啊!一抬头看见刚快递来的烧烤炉,连同厨房里新近添置的东西,都是刷他的卡买的,再看看自己身上的休闲外套,已经穿了好几季,但她不好意思张口问老公要钱买新的。再想想自己那些坚持上班的姐妹,想买衣服就买,想旅游就旅游。其中一位“驴友”级的,一有假期就背包上东南亚晃荡,不必看谁脸色,因为人家经济独立啊。

后来小A在QQ上告诉我:刚开了个淘宝店,卖自酿的葡萄酒和烘焙用品,挣的钱用来添置厨具、购买食材。这是一种姿态:洗手做羹汤为的是取悦自己——男人,只是顺带沾光。

我回应:亲,做完饭后,记得取下围裙、冲澡、换衣、洒香水哦。

碎碎念

一棵树醒来了

□马亚伟

我的窗外有一棵树,它与我毗邻而居,隔着玻璃窗,我们常常两两相望,相看两不厌。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叶子喜欢朝什么方向摆动,它清楚地知道我的作息和习惯。

我平日在书房里写字,对着电脑,眼睛会干涩。隔一小段时间,我会向窗外望望。我的家在城市边缘,远处青山隐隐,抬头天高云淡,郊外陌上花开,到最后,我的视线总会落到这棵树上。

不知从哪儿听来的,说是为了预防近视加重,可以数数窗外的绿色树叶。绿色是最让人舒服的色彩,能缓解眼睛疲劳,我对这深信不疑。我一天会数好几遍树叶,一片两片三四片,树叶们调皮地与风嬉戏,经常一弯腰躲进绿丛中,数不清,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数着。这棵树,我赠它一番诚心,它回馈我满眼润泽。它端立在那里,与周围的背景组成一幅画。那样一幅画,像张艺谋的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,简洁、纯净,却让人遐思飞扬。

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乾坤。

我亲眼看着这些叶子从嫩绿到深绿、从深绿到苍绿、从苍绿到枯黄,走完它的生命历程。这样的过程,史诗一般壮美,让人肃然起敬。搬到这个家两年了,我目送着这些绿叶最终飘落,归入泥土,来年又重新萌生在枝头。这样的循环往复,会持续多少年?树的躯干里一定有一颗不屈的精魂,让时光一圈一圈盘踞在里面,慢慢长成参天耸立的大树。多年以后,它会立地擎天,脚下一方沃土,根系绵延;头顶一方蓝天,与云握手。

不过,现在它还是细细的、亭亭的,像一个青涩的英俊少年。我在想,风过处,它会唱一首叫做《小小少年》的歌吗:“小小少年,很少烦恼,眼望四周阳光照……”

谁知,它的烦恼在去年秋天来了。人们发现,它的叶子黄得特别早,黄了的叶子很快凋落了。我不免忧心,它怎么了?果然,没几天,我带着女儿从它旁边走过的时候,女儿惊奇地喊起来:“妈妈,树也输液呢!它也会生病吗?”那棵小树上真的挂了一只白色的塑料吊瓶,还有细长的输液管连接

着它的身体,我看到液体一滴滴流向它。园艺工人说:“这叫滴灌技术,这棵树没什么大病,补充些水分和营养就行了。”你看它,像一个被呵护的小婴儿一样,那么惹人怜爱。

很快到了冬天,这棵树多余的枝干被剪去了,看上去光秃秃的。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,它就在那里沉寂着。很多次,我看到它在风中瑟瑟抖动着,心里涌起一股疼惜。它能熬过这个冬天吗?它躯体里那个不屈的精魂还在不在?我真想侧着耳朵,听它对我说句悄

